

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

蘇軾詩集

第七冊

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

蘇軾詩集

第七冊

〔清〕王文誥輯註

蘇軾詩集卷三十九

古今體詩八十二首

【誥案】起紹聖二年乙亥正月，在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貶所，至十二月作。

寄鄧道士并引〔一〕

羅浮山有野人，相傳葛稚川之隸也。鄧道士守安，〔查註〕鄧守安，字道立，時居羅浮山中。見本集
《與王敏仲尺牘》中。山中有道者也。嘗於菴前，見其足迹長二尺許。紹聖二年正月二日〔三〕，
予偶讀韋蘇州《寄全椒山中道士》詩云：今朝郡齋冷，忽念山中客。澗底束荆薪，歸來煮
白石。〔王註〕《抱朴子·內篇》云：引石散，以方寸匕投一斗白石子中，以水合煮之，立熟，如芋子，可食以當穀。遙
持一樽酒，遠慰風雨夕。落葉滿空山，何處尋行迹。乃以酒一壺，依蘇州韻，作詩
寄之〔三〕。

一杯羅浮春，〔王註次公曰〕羅浮春，先生所自造酒名也。以惠州有羅浮山，而得名云。遠餉采薇客。〔王註厚
曰〕《文選》嵇叔夜《幽憤》詩：采薇山阿，散髮巖岫。遙知獨酌罷，醉臥松下石。幽人不可見，清嘯聞月

夕。聊戲菴中人，空飛〔四〕本無迹。〔王註〕柳子厚詩：飛鳥無遺迹。

上元夜〔五〕

〔公自註〕惠州作〔六〕。

前年侍玉輦，〔王註〕韓駒曰：前年侍端門，癸酉年春也。去年中山府，甲戌年春也。今年江海上，乙亥年春也。〔查註〕《癸酉上元侍宴樓上》詩，見三十六卷。〔合註〕潘安仁《籍田賦》：天子乃御玉輦。端門萬枝燈。〔王註次公曰〕端門，宣德門也。元夕，皇帝登端門，以宴羣臣。璧月挂罍罍，珠星綴觚稜。去年中山府，老病亦宵興。牙旗穿夜市，鐵馬響春冰。〔王註次公曰〕中山府，定州也。牙旗，府帥之旗。鐵馬，是定州有之。〔李註〕《南部新書》云：軍前大旗，謂之牙旗。又先生《定州詩》云：鐵騎曉出冰河裂。二句，正指帥定武軍時事。今年江海上，雲房寄山僧。〔合註〕《芥隱筆記》：樂天詩：去歲暮春上巳，共泛洛水中流。今歲暮春上巳，獨立香山下頭。東坡用之爲海上詩。〔誥案〕原註作「海外詩」，誤，今改「海上」。但其說附會。如此類句，必欲搜尋藍本而後有作，此小兒語也。亦復舉膏火，松間〔七〕見層層。〔誥案〕紀昀曰：兩兩相形，不着一語，寄慨自深。散策桃榔林，林疎月鬢髻。〔王註次公曰〕桃榔木，廣南皆有之，其株徹頂，而後有葉鬢鬢覆下也。〔合註〕《嶺表錄異》：桃榔樹葉下，有鬢如麤馬尾。〔誥案〕其花實並在鬢中，凡一周而更發，則舊鬢落矣。使君置酒罷，簫鼓轉松陵。狂生來索酒〔八〕，〔公自註〕賈道人也。一舉輒數升。浩歌出門去，〔王註厚曰〕李太白《南陵別兒童入京》詩：仰天大笑出門去，我輩豈是蓬蒿人。我亦歸薈騰。〔合註〕韓偓詩：去帶薈騰醉，歸因困頓眠。〔誥案〕紀昀曰：委順之意，言外見之。

正月二十四日，與兒子過、賴仙芝、王原秀才、僧曇穎、行全、道士何宗一同遊羅浮道院及棲禪精舍，過作詩，和其韻，寄邁、迨一首〔九〕

〔王註〕十朋曰：棲禪寺，在惠州豐湖上。〔查註〕賴仙芝，虔州布衣，時從東坡游，見《詩話總龜》。王原，字子直，亦虔州人，號鶴田山人，見《年譜》中。〔誥案〕曇穎，乃羅浮寶積寺僧。何宗一，乃廣州何德順之弟兄行。德順之子苓之，從宗一爲道士。賴仙芝爲公言黃僕射事，有記。王原爲呂大防薦於朝，而未及用，後送子由回許，與公重遇虔州。已上並見本集。

斷橋隔勝踐〔一〇〕〔合註〕唐楊炯序：極人生之勝踐。脫屣欣小揭〔二〕。〔王註〕次公曰：揭，音去計反，言褰衣也。〔李註〕《詩註》：攝衣涉水曰揭。瘴花已繁紅，官柳猶疎細。斜川二三子，悼歎吾年逝。〔王註〕陶淵明《游斜川》詩序云：悲日月之遂往，悼吾年之不留。淒涼羅浮館，風壁頽雨砌。黃冠常苦飢，〔合註〕韓退之詩：臣非黃冠師。迎客羞破袂。仙山在何許，歸鶴時墮毳。〔合註〕白樂天詩：鶴毳變玄髮。崎嶇拾松黃〔三〕，〔王註〕《本草圖經》：松花上黃粉，名松黃，山人及時拂取，作湯點之。欲救齒髮弊。坐令禪客笑，一夢等千歲。棲禪晚置酒，蠻果粲蕉荔。〔王註〕韓退之《羅池廟碑》：荔子丹令蕉黃。齊廚釜無羹，野餉籃有蕙。嬉遊趁時節，俯仰了此世。猶當洗業障，更作臨水榭。〔王註〕應劭《風俗通》：《周禮》：春官：女巫掌歲時，以祓除釁浴。禳者，潔也。《尚書·堯典》：以殷仲春，厥民析。言人解療生疾之時，故於水上釁潔之也。

寄書陽羨兒，並語長頭弟。〔王註次公曰〕陽羨兒，言邁也，長頭弟，則言迨也。二子在常州也。迨之長頭，先生《前集》有詩，可見其實。門戶各努力，先期畢租稅。〔語案〕紀昀曰：後四句，乍讀似不貫，細玩語意，乃言在此甚適，不必更以爲念，惟應專力支門戶辦租稅耳。

正月二十六日，偶與數客野步嘉祐僧舍東南野人家，雜花盛開，扣門求觀。主人林氏媪出應，白髮青裙，少寡，獨居三十年矣。感歎之餘，作詩記之。〔三〕

〔王註〕《白鶴故居圖》：嘉祐寺在歸善縣西。〔語案〕縣西倚城皆山寺，與松風亭相近，今其址不可考矣。

縹蒂〔四〕細枝出絳房，〔王註厚曰〕杜牧之詩：醉折梨園縹蒂花。李商隱詩：晴暖感餘芳，紅苞雜絳房。〔次公曰〕綠色曰縹，淺黃色曰細，大赤色曰絳。王僧達詩：細葉未開萼。〔合註〕《說文》：縹，青白色；細，淺黃色；絳，大赤。《釋名》：縹，猶漂，漂，淺青色也。細，如桑葉初生之色也。絳，工也，染之難得色，以得色爲工也。張九齡《荔枝賦》：黛葉細枝。綠陰青子送春忙。涓涓泣露紫含笑，〔合註〕《家語》：涓涓不止。焰焰燒空紅佛桑。〔王註〕《晉安海物異名記》：佛桑，其花丹，重敷柔澤，葉如桑花，五六出，大如蜀葵。有蕊一條長如花，葉上綴金屑，日光所燦，凝爲焰。朝生暮落。〔李註〕余皇日疏：佛桑出嶺南，枝葉類江南檳樹，花類中州芍藥，而輕柔過之。有深紅、深紫、淺紅數種，剪插於土卽活。〔查註〕《南方草木狀》：朱槿花，莖葉皆如桑葉，光而厚。樹高止四五尺。自二月開花，至仲冬。其花深紅色，

大如蜀葵，上綴金屑，日光所爍，疑若焰生。【詰案】佛桑，即槿。白雲山景泰寺僧，嘗於山中見白花金邊淡紅心者一株，咤爲希有，乃移植韻山堂下。閱數年，開落既多，金紅日減，遂變爲白花矣。一日，僧至，見而訝之。詰曰：「并花不發，卽稿，吾欲縱使還山，以全其天。」僧感歎不已，爲移歸故處，又數年復見之，則金紅如故矣。落日孤烟知客恨，〔王註〕子仁曰：「杜牧之詩：孤烟知客恨，遙起秦陵傍。短籬破屋爲誰香。主人白髮青裙袂，子美詩中黃四娘。〔王註〕子仁曰：「先生嘗書子美詩云：此詩雖不甚佳，可以見子美清狂野逸之態，故僕喜書之。昔者齊魯有大臣，史失其名，黃四娘獨何人哉，而託此詩以不朽，可以使覽者一笑。」

龍尾〔五〕石硯寄猶子遠

〔合註〕蘇籀《雙溪集·雪堂硯賦引》云：「伯祖父東坡先生，琢紫金石爲硯，圭首箕製，置雪堂中，先生以遺先人，藏於家，亂後不知所在。或卽此硯，故賦中用『點黠』字，本先生詩也。【詰案】子由謫筠，惟遠一房從行，時遠在筠州。」

皎皎穿雲月，青青出水荷。文章工點黠〔六〕，〔王註〕《晉書》：衛恒《四體書勢》：或黠點點黠，狀似連珠，絕而不離。〔查註〕黠，音儼。《草書勢》：黠，相連也。忠義老研磨。偉節何須怒，寬饒要少和〔七〕。〔王註〕《前漢書》：蓋寬饒自以行能清高，而爲凡庸所越，愈失意不快，數上疏諫爭。太子庶子王生，高寬饒節而非其如此，予書寬饒，不納。竟被害。吾衰安用此〔八〕，寄與小東坡。〔公自註〕遠爲人類予。【詰案】紀昀曰：竟不出硯字，古人詠物多如此。

惠州近城數小山〔一〕，類蜀道〔三〕。春，與進士許穀野步，會意處，

飲之〔三〕且醉，作詩以記。適參寥專使欲歸，使持此以示西湖之上諸友，庶使知予未嘗一日忘湖山也。

〔合註〕《東坡題跋·書天慶觀壁》云：「飲酒此室，進士許穀，甫自五羊來，邂逅一杯而別。」〔誥案〕此詩施編不載，查註從邵本補編。

夕陽飛絮亂平蕪，〔合註〕高適詩：「春色亂平蕪。」萬里春前一酒壺〔三〕。〔馮註〕《吳志·孫權傳註》：「鄭泉性嗜酒，臨卒，謂同類曰：『必葬我陶家之側，庶百歲之後，化而成土，幸見取爲酒壺，實獲我心矣。』」鐵化雙魚沉遠素，〔查註〕《南史·林邑國傳》：「范文，本日南西卷縣夷帥范稚家奴。嘗牧牛於山澗，得鱧魚二，化而爲鐵。」〔合註〕何焯亦云：「倒用范文事，然玩詩意，又用尺素書也。」劍分二嶺隔中區。〔合註〕陸機《文賦》：「佇中區以玄覽。」花曾識面香仍好〔三〕，鳥不知名聲自呼。〔合註〕《能改齋漫錄》云：「《北山經》，蔓聯之山，有鳥名曰交鳥，其名自呼。見《山海經》。」何焯曰：「二句，詩話作『花非識面常含笑，鳥不知名時自呼』。夢想平生消未盡，〔馮註〕《世說》：「衛玠總角時，問樂令夢，樂云是想。」衛曰：「形神所不接而夢，豈是想耶？」樂云：「因也。」滿林烟月到西湖。

二月十九日，攜白酒、鱸魚過詹使君，食槐葉冷淘〔四〕

〔王註〕陳無己曰：「子美有《槐葉冷淘》詩。」〔李註〕杜子美《槐葉冷淘》詩：「青青高槐葉，采掇付中廚。」

新麪來近市，汁滓宛相俱。

枇杷已熟粲金珠，桑落初嘗灑玉蛆。〔王註〕《水經注》：民有姓劉名墮者，宿擅工釀，采挹河流，醞成芳酎，懸

食同枯枝之年，排於桑落之辰，故酒得其名矣。杜子美《九日楊奉先會臬崔明府》詩：坐開桑落酒，來對菊花枝。〔李註〕

《霏雪錄》：河東桑落坊有井，每至桑落時，取水釀酒，甚美。庾信詩：蒲城桑落酒，灞岸菊花夫。〔合註〕《唐書·百官志》：

良醞署〔三五〕，供醴醕、桑落之酒。玉蛆，即浮蛆之意。暫借垂蓮十分盞，〔王註〕《白樂天詩》：不似杜康神用速，十分一

盞即開眉。〔查註〕《白樂天詩》：酒鈎送盞推蓮子。一澆〔三〕空腹五車書。青浮卵碗〔三七〕槐芽餅，〔王註〕子仁

曰：槐芽餅，即敘所謂槐葉冷淘也，蓋取槐葉汁漉麪作餅，即鮮碧色也。紅點冰盤蠶葉魚。〔王註〕《禮記·少儀》

曰：牛與羊魚之腥，聶而切之爲膾。註云：聶之言腩也，先蠶葉片切之，復報切之，則成膾。〔查註〕按，腩，直輒切。《廣

韻》：腩，細切肉也。醉飽高眠真事業，此生有味在三餘。〔王註〕《三國志註》：董遇，有從學者，遇不肯教，而

云：「必當先讀百遍，其義自見。」從學者云：「苦渴無日。」遇言：「當以三餘。」或問三餘之意。遇言：「冬者歲之餘，夜者日

之餘，陰雨者晴之餘也。」

和陶歸園田居六首〔二〕并引〔三九〕

〔施註〕東坡曾孫叔子，名峴。刻所藏真迹於泉南舶司，間與集本不同。所作類多晚歲，當是集本有誤，今從石本。【詰案】峴，乃過之孫也。

三月四日，遊白水山佛迹巖，沐浴於湯泉，晞髮於懸瀑之下，浩歌而歸，肩輿却行。以與客言〔三〇〕，不覺至水北〔三一〕荔支浦上。晚日蔥朧〔三二〕，竹陰蕭然，時荔子〔三三〕纍纍如茱實矣。

有父老年八十五^{〔三四〕}，指以告余曰^{〔三五〕}：「及是可食，公能攜酒^{〔三六〕}來遊乎？」意欣然許之。歸臥既覺，聞兒子過誦淵明《歸園田居》詩六首，乃悉次其韻^{〔三七〕}。始，余在廣陵和淵明《飲酒二十首》，今復爲此，要當盡和其詩乃已耳^{〔三八〕}。今書以寄妙總大士參寥子^{〔三九〕}。

其一

環州多白水，^{〔施註〕《文選》劉公幹《雜詩》：「方塘含白水。」}際海皆蒼山。以彼無盡景，寓我有限年。東家著孔丘，西家著顏淵。^{〔施註〕《魏志》註引《邴原別傳》：「嘗遊學，詣孫嵩。嵩辭曰：『君鄉里鄭君，學者師模也，君乃舍之，所謂以鄭爲東家丘也。』」}原曰：「君爲僕以鄭爲東家丘，君以僕爲西家愚夫邪？」市爲不二價，農爲不爭田。^{〔施註〕《說苑》：「虞人與芮人質其成於文王。人文王之境，見其人民之讓爲士大夫，人其國，見其士大夫讓爲公卿。二國相謂：『此其君亦讓以天下而不爭矣。』」}未見文王之身，讓其所爭，以爲閑田^{〔四〇〕}。周公與管、蔡，恨不茅三間。^{〔施註〕《漢·劉向傳》：「周公與管、蔡並居周位。」}宋·武二王傳：「論曰：襄陽龐公謂劉表曰：『若使周公與管、蔡處茅屋之下，食藜藿之羹，豈有若斯之難。』」我飽一飯足，薇蕨補食前。門生饋薪米，救我廚無烟。^{〔施註〕《白樂天題李山人詩》：「廚無烟火室無妻。」}斗酒與隻雞，酣歌餞華顛。禽魚豈知道，我適物自閑。悠悠未必爾，聊樂我所然。

其二

窮猿既投林，^{〔施註〕《晉·李充傳》：「褚裒引爲參軍，充以家貧，苦求外出，曰：『窮猿投林，豈暇擇木。』」}乃除剡縣令。疲

馬初解鞅。〔施註〕《文選》謝玄暉《京路夜發》詩：無由稅歸鞅。心空飽新得，境熟夢餘想。〔語案〕紀昀曰：二句乃似昌黎。江鷗漸馴集〔四〕，蜚叟已還往。南池綠錢生，〔施註〕杜子美《絕句漫興》詩：點溪荷葉疊青錢。北嶺紫筍長。提壺〔四〕，豈解飲，好語時見廣。春江有佳句，我醉墮渺莽。〔語案〕紀昀曰：此種是東坡獨造。

其三

新浴覺身輕，新沐感髮稀。〔施註〕引白樂天《新沐浴感髮》詩。〔語案〕見《楚辭·漁父吟》。風乎懸瀑下，却行詠而歸。仰觀〔四〕江搖山，俯見月在衣。〔施註〕杜子美《泛溪》詩：衣上見新月。步從父老語，有約吾敢違。〔語案〕紀昀曰：極平淺而有深味，神似陶公。

其四

老人八十餘，不識城市娛。〔施註〕《史記·律書》：文帝時，人民樂業，自年六七十翁，亦未嘗至市井。造物偶遺漏，同儕盡丘墟。〔施註〕杜子美《五盤詩》：流落隨丘墟。〔合註〕用「零落歸山丘」之意。〔語案〕紀昀曰：質朴入古。平生不渡江，水北有幽居。手插荔支子，合抱三百株。莫言陳家紫，〔施註〕蔡君謨《荔支譜》云：興化軍，風俗園池勝處，惟種荔支，尤重陳紫。富室大家，歲或不嘗，雖別品千計，不爲滿意。陳氏欲採摘，必先閉戶，隔牆入錢，得者自以爲幸，不敢較其直之多少也。君謨所述閩中諸郡荔子，以陳家紫爲第一。〔查註〕蔡襄《荔支譜》：福州陳姓者，因治居第，平瘡坎而樹之，或云厥土肥沃之所致。今傳其種子者，皆擇善壤，終莫能及。甘冷恐不如。君

來坐樹下，飽食攜其餘。〔施註〕禮記：雜記下：君子既食，則裹其餘乎。歸舍遺兒子，懷抱不可虛。有酒持飲我，不問錢有無。【語案】此首代老人語，曉嵐眼下，不應漏過。

其五

坐倚朱藤杖，〔合註〕白樂天有《朱藤杖吟》。行歌《紫芝曲》。〔施註〕杜子美《題李尊師松樹障子歌》詩：松下丈人巾屨同，偶坐似是商山翁。悵望聊歌《紫芝曲》，時危慘淡來悲風。不逢商山翁，見此野老足。〔施註〕杜子美《絕句漫興》詩：野老牆低還是家。願同荔支社，長作雞黍局。教我同光塵，〔施註〕後漢：張奐傳：不能和光同塵，爲讒邪所忌。月固不勝燭。〔公自註〕莊子云〔四四〕：月固不勝火。郭象曰〔四五〕：大而闇，不若小而明。陋哉斯言也。予爲更之曰：明於大者，必晦於小，月能燭天地而不能燭毫釐，此其所以不勝火也。然卒之火勝耶？月勝耶？〔四六〕？〔合註〕莊子：外物篇原註作：大而闇則多累，小而明則知分。霜飈散氛祲，〔合註〕李太白《酬崔五郎中》詩：是時霜飈寒。《晉書·阮孚傳》：氛祲既澄。廓然似朝旭〔四七〕。

其六

昔我在廣陵，悵望柴桑陌。〔施註〕顏延年《靖節徵士誄》：淵明卒於潯陽縣柴桑里。長吟《飲酒》詩，〔施註〕淵明有《飲酒》詩二十首。頗獲一笑適。當時已放浪，朝坐夕不夕。〔施註〕左傳：成公十二年：百官承事，朝而不多。矧今長閑人，一劫展過隙。〔合註〕《隋書·經籍志》：一成一敗，謂之一劫。【語案】此詩及原敘，乃

公惠州《和陶》諸作始於《園田居》也。王、施註本並以此六詩，系《飲酒》二十首之後，遺意猶存，其後不知何以亂也。江山互隱見，出沒爲我役。斜川追淵明，東臯友王績。〔施註〕《唐·王績傳》：遊北山東臯著書，自號東臯子。詩成竟何爲〔四〕，六博本無益。〔施註〕楚辭宋玉《招魂》：籠蔽象棋，有六博些。註云：投六箸，行六棋，故謂之六博。〔語案〕公之和陶，但以陶自託耳。至於其詩，極有區別。有作意倣之，與陶一色者；有本不求合，適與陶相似者；有借韻爲詩，置陶不問者；有毫不經意，信口改一韻者。若《飲酒》、《山海經》、《擬古雜詩》，則篇幅太多，無此若干作意，勢必雜取詠古紀游諸事以足之，此雖和陶，而有與陶絕不相干者，蓋未嘗規規於學陶也。又有非和陶而意有得於陶者，如《遷居》、《所居》之類皆是。其《觀棋》一詩，則駕陶而上之，陶無此脫淨之文，亦不能一筆單行到底也。語謂公《和陶》詩，實當一件事做，亦不當一件事做，須識此意，方許讀詩。每見詩話及前人所論，輒以此句似陶，彼句非陶，爲牢不可破之說，使陶自和其詩，亦不能逐句皆似原唱，何所見之鄙也。唐時以歐、虞、褚、蘭爲佳者，正取其各有己意，如必毫髮似之，而後爲工，此卽雙鉤填廓，治木石者皆能爲之，而歐、虞、褚之所不屑也。書且如此，而況詩乎？子由作敘，以陶爲拙，公刪去之，蓋其意既以陶自託，又豈肯與之較事功論優劣哉。查註引韓駒、洪邁諸說，紛然辨陶《歸園田居》六首之是非，所見甚陋。公但用其韻，以紀游白水山事，又豈暇爲陶較得失哉，此尤非知公者也。今盡刪去之，而附論於後。

次韻正輔表兄江行見桃花〔四九〕

〔語案〕查註改編與程正輔唱和諸詩，皆其臆見。今以其所編紛亂，而施註僅有目錄，原註皆缺，無從知兩家之得失，因盡棄其所編，考本集別爲排次，此其十詩之第一首也。餘詳案中，題下不再見。〔案〕總案有「之才江行，有《桃花源》之作，出以示公，爲和《江行見桃花》詩」條。總案引

本集與程正輔書云：「別來三辱書，想已達韶。」《桃花源》詩再蒙頒示，誦詠不能釋手。書後詰案云：「此書正輔再作《桃花源》詩以寄，乃別後事。則其出初作以示公，因以索和，乃相見時事矣。查註改置於後，合註從誤。今重定爲第一首，改編，餘詳後。」（詳後）各條標以「詰案」，分別列入各有關詩篇）。「查註」《齊東野語》云：「老蘇與妻黨程氏，大不咸，有《自尤》詩述其女事外家不得志以死，其怨隙不平久矣。其後東坡兄弟以念母之故，相與釋憾。程正輔於坡爲表弟，坡之南遷，時宰聞其先世之隙，遂以正輔爲本路憲，將使之甘心焉。而正輔反篤中外之義，周旋甚至，坡唱和中，亦可槩見也。」（合註）按，正輔乃公母舅程潛之子，公姊嫁之，此時提刑粵中。【詰案】此二註，原列《聞正輔表兄將至詩以迎之》一首題下，蓋查註以其詩爲第一首，而合註復從誤也。今既改列於後，應移註於前云。

曲士賦《懷沙》，草木傷莽莽。〔王註〕《史記》：屈平既紬，乃作《懷沙之賦》，其辭有云：「陶陶孟夏兮，草木莽莽。傷懷永哀兮，汨徂南土。德人無荆棘，坐失嶺嶠阻。我兄瑚璉姿，流落瘴江浦。淨眼見桃花，〔王註〕《維摩經》：遠塵離垢，得法眼淨。紛紛墮紅雨。〔王註〕李賀《將進酒歌》：況是青春日將暮，桃花亂落如紅雨。蕭然振衣袂，笑問散花女。我觀解語花，粉色如黃土。〔王註〕《長恨歌傳》：玄宗駕幸華清宮，內外命婦，焜耀景從。上心油然，恍若有遇，顧左右前後，粉色如土。詔高力士潛搜外宮，得楊玄琰女於壽邸。杜子美《玉華宮》詩：美人爲黃土，況乃粉黛假。【詰案】紀昀曰：語意灑然，不同禪偈。一言破千偈，況爾初不語。〔王註次公曰〕謂一言尚可以破千偈，況如維摩之默乎。〔合註〕何焯曰：「不語」用「桃李不言」及息夫人爲桃花夫人事。可憐一轉話〔五〕，他日如何舉。〔王註次公曰〕禪家謂一段話爲一轉語。故復此微吟，〔王註〕《漢·中山靖王傳》：雍門子壹微吟，

孟嘗君爲之於邑。聊和鷗鴉櫓。〔合註〕蘇舜卿《聯句》詩：繁聲過沙頭，上下謳鴉櫓。〔誥案〕紀昀曰：清出和意，轉轉利便。江邊閑草木，閑客當爲主。爾來子美瘦，正坐作詩苦。袖手焚筆硯，〔王註〕陸雲《與兄機書》云：君苗能文，每見兄文，輒欲焚其筆硯。〔查註〕按君苗焚硯事，出《晉書·陸機傳》，而不著其姓。《困學紀聞》云：君苗姓崔。〔合註〕《陸雲集》別有《與兄平原書》云：前登城門，作《登臺賦》，極未能成，而崔君苗作之。此《困學紀聞》所本也。清篇真漫與〔五〕。〔查註〕杜子美《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》詩：老去詩篇渾漫與。願兄〔三〕理北轅，〔王註〕《左傳·宣公十二年》：王病之，告令尹，改乘轅而北之。六轡去如組。上林桃花開，水暖鴻北翥。〔合註〕曹子建《七啓》：翔爾鴻翥。〔誥案〕紀昀曰：結稍落應酬。考此詩乃作於釋憾之始，故有此意。但查註已顛倒亂編於後，而曉嵐能於亂編之中指出之，此是其眼力見到處也。

追錢正輔表兄至博羅，賦詩爲別〔五〕

〔誥案〕本集與程正輔書云：「《桃花源》詩再蒙頒示，嘗字韻拙句，特蒙垂和，句句奇警。一字雖戲劇，亦人所不逮也。某十九日遷入行衙。」與正輔寄和嘗字及作一字韻，皆三月事，後有「三月十九日遷入行衙」句作證。是《和江行見桃花》一詩，《追錢嘗字韻》二詩，又《和一字韻》一詩，凡四篇皆當編於三月。（按，總案紹聖二年三月，有「十九日遷合江樓」條，引本集《遷居詩敘》。）孤臣南遊墮黃菅，〔王註次公曰〕孤臣，先生自謂也。字出《孟子》，而韓退之詩：孤臣昔放逐。〔合註〕黃菅即黃茅之意。君亦何事來牧蠻〔五〕。艤舟蜃戶龍岡窟，〔王註次公曰〕龍岡，惠州江之處所也。〔李註〕韓退之詩：衙時龍戶集。註：卽今蜃戶也，謂採珠者。《一統志》：惠州有九龍岡，在長樂。置酒椰葉桃榔間。〔李註〕《吳都賦》：檳榔

無柯，椰葉無陰。《南方草木狀》：椰樹葉如栟櫚，高五六丈，無枝條。高談已笑衰語陋，傑句尤覺清詩孱。博羅小縣僧舍古，《查註》《名勝志》：博羅縣有泊頭墟，距羅浮十五里，廣、惠二州舟楫及自陸路至者，皆於此登岸。有圓照堂。【詰案】此指博羅香積寺，查註誤。我不忍去君忘還。君應回望秦與楚，《合註》：秦當指之邵，楚當指之元。見前《送知泗州、楚州》詩註。夢涉漢水愁秦關。我亦坐念高安客，《王註次公曰》：高安客，指言筠州。時子由分司南京筠州居住也。神遊黃蘗參洞山，《王註》。【詰案】公所謂黃蘗曰有全，即道全禪師。子由有《全禪師塔銘》。洞山曰有文，即克文禪師。子由有《洞山文長老語錄敘》及《洞山黃蘗二禪師相訪》詩，並載《樂城集》，乃子由筠州監酒時相與往還者也。王、查、合三註所引《傳燈錄》之希遷、良玠、希運，徒滋訟說。若欲爲之數祖，即又不止此三人也。今皆刪。何時曠蕩洗瑕謫，《王註》《雲齋廣錄》：侯穆有詩名，因寒食郊行，見數少年共飲於梨花之下。穆長揖就坐，衆皆哂之。或寒食隔江路，《王註》《雲齋廣錄》：侯穆有詩名，因寒食郊行，見數少年共飲於梨花之下。穆長揖就坐，衆皆哂之。或曰能詩者飲，乃以梨花爲題。穆遂吟云：共飲梨花下，梨花插滿頭。清香來玉樹，白蟻泛金甌。妝靚青娥妒，光凝粉黛羞。年年寒食夜，吟遶不勝愁。兩山遙對雙烟鬟。歸耕不用一錢物，惟要兩腳飛屣顏。玉牀丹鏃記分我，《王註》《本草圖經》：丹砂，辰州者最勝，生深山石崖間。土人采之，穴地數十丈，始見苗，乃白石耳，謂之朱砂。辰砂生石上，若箭鏃，紫黯鐵而光明瑩徹者，真辰砂也。助我金鼎光爛斑，《王註》《大丹秘契圖》：《金鼎篇》云：金鼎者，上應天，下應地，中應人民。《查註》《雲笈七籤》：造金鼎銘云：后土金鼎，生死長七，神室明三，圓五陰一，混沌徘徊，天地五里，陰陽兩頭，狀如雞子，形具莫差，黃白在裏。訣曰：金者太白之名，呼之爲鉛。

再用前韻_{〔五七〕}

樂天雙鬢^{〔六〕}如霜菅，始知謝遣素與蠻。我兄綠髮蔚如故，已了夢幻齊人間。蛾眉勸酒聊爾耳，處仲太忍^{〔五〕}茂弘屏。^{〔王註〕}《晉書》：王敦，字處仲。王導，字茂弘。王愷使美人行酒，客飲不盡，輒殺之。導素不能飲，恐行酒者得罪，遂勉強盡觴。三杯徑醉便歸臥，海上知復幾往還。連娟六么趁蹋鞠，^{〔王註〕}次公曰：「蹋鞠」字，出《衛青傳》，今之蹴鞠也。於六么言之，則舞有蹴鞠六么也。^{〔邦衡〕}曰：「琵琶錄」：唐崑崙彈新翻羽調綠腰。註：綠腰，即錄要也。本自樂工進曲，上令錄出要者，乃以爲名，後又譌爲綠腰、六么也。杳眇三疊紫陽關。^{〔合註〕}司馬相如《大人賦》：紅香眇以眩潯兮。酒醒夢斷何所有，落花流水空青山。^{〔詰案〕}紀昀曰：常情常語，寫來別有姿韻。忽驚鐃鼓發夜半^{〔六〕}，明月不許幽人攀。^{〔王註〕}李白《把酒問月》詩：人攀明月不可得，月行却與人相隨。贈行無物惟一語，莫遣瘴霧侵雲鬢。羅浮道人一傾蓋，^{〔詰案〕}羅浮道士，謂鄧守安也。時見程正輔於博羅，方議建惠州船橋事。欲繫白日留君顏。^{〔王註〕}李白《惜餘春賦》：恨不得挂長繩於青天，繫此西飛之白日。白樂天詩：恨無長繩繫白日。應知我是香案吏，他年許綴蓬萊班。^{〔查註〕}結韻前作「班」，此作「班」，義各不同，不應通用。^{〔詰案〕}當日和韻詩，凡此類通用不論，亦有換一韻刪一韻者，今則絕無其事矣。查註乃以今律古也。

遊博羅香積寺^{〔六〕}并引

〔王註〕《白鶴故居圖》：香積寺，在惠州南博羅縣西山下。〔查註〕《九域志》：廣南東路惠州，領縣四，博羅縣在州北四十五里。〔詰案〕公以送程正輔始至香積寺，使作水磨，其後復送正輔至寺，觀林杪所作碓磨，見之於詩，前後踪跡，確然可考。施註能以《游香積寺》詩系於《追餞》二詩之